

因
樹
屋
書
影

因樹屋書影 第五卷

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萬曆二十二年，河南饑，民皆食鴈糞。御史陳登雲曾封進以聞。

萬曆二十二年，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是年黎惟潭自以恢復放罪，視莫登庸有間，爲立面肅容狀，驗閱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焉。鐫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蒲伏天門。

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湯義仍得見有詩紀之

登州之文登有于公者，草衣木食，相傳其能前知。洞人隱微，遠近競稱之。曰：仙多有就公詢禍福者。壬午夏，錢公敬忠督學山左，試士於登。往見公，然心頗易之。于忽唾耳語公，不知何事。公輒膜拜，公將出戶，于語之曰：「一事祈公，兒子今年不得與賓興，惟公命。」公笑曰：「君號前知，郎君今年舉，吾任之，不則何爲此僕僕耶？」于曰：「以十

計一黍不當耳。寧以一黍故不令之逐隊行。况
過此以往。吾兒亦復何望哉。公領之。爲錄遺。時
予以濰邑令。分閱義經文。得一卷。喜其具前修
法。首薦之。主試劉公謂闈中卷無踰此者。擬元
數日。忽謂予曰。所定元任重道遠。題破誤作聖
人奈何。然吾不以小疵失異才。君房中第二卷
正堪元。不如以此爲次。予方愧校閱之疎。力欲
去之。公曰。君勿執。吾當註數語卷上。他日有異
議。予獨任之。予固爭以爲不可。因卽塗乙置之。

公大爲惋借。因欲以爲副卷首。而以第二卷爲元。卽王君斗樞也。時分試諸君。咸謂元旣屬予。則副卷之首。例應取之別房。劉公固爭之。謂不以爲副首。不足以明予憐才心。乃卒以爲副首。撤棘後。錢公謂予輩曰。誰舉副首者。此于異人之子也。予以闡中事語公。公曰。噫。于公真異人哉。因亦以所聞於于者語予。予曰。向使予初閱而得其訛。亦竟置之。卽劉公初閱而得其訛。亦竟置之。竟置之。則何由元。不擬元。何由得首副。

一黍之說信矣。然當時殊不解其過此以往之言。由今思之。當時鄉闈實畢於壬午。于公已知之數載之前矣。豈不異哉。于名漪洪。

李允高字坦之。壽光人。予壬午闈中所得士也。允高幼聘某氏。既聘而某氏以痘雙瞽。允高時已爲高材生。女家謂君當貴顯。瞽女不可充下陳。盍另圖之。允高曰。聘固不瞽。聘而瞽。將誰適耶。卒娶之。伉儷相得。踰不瞽者。越數年而允高舉於鄉。婦自念瞽不足持門戶。欲爲允高卜妾。

允高泣阻之。允高奉母尤孝。壬午之變，烽烟匝地。允高家固貧，自御短轅車奉寡母。瞽妻避勞山，過灘城，繩而上，相對泣不止。事定，又自御短轅歸。當顛沛時，無幾微色憾。瞽婦爲累者，後寡母棄世，允高哀毀過甚，竟嘔血死。子震，瞽婦出震字乾一，母督之甚嚴，能砥行自勵，有聲庠邑。邑人稱之。然卒歸美於允高孝義之報云。

江陰城潰，微戮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篤伉儷，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爲關。

帝君祠。戚夫婦虔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卽肅香
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戚被兵執。舉戚足帶
糾其臂。數被劊。擁至通衢。見妻爲他兵拽去。戚
呼號就之。復被劊。前後凡十三劊。首亦被刃。推
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上。兵見其氣息僅屬。
舍之去。戚心獨朗朗。念虔事帝。得死楹下足矣。
然度難死。帝顯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中
有異。糾臂帶忽裂。裂聲如弓絃作霹靂鳴。戚臂
左受劊。糾縛旣斷。因得以右扶首。首將墮。喉固

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朗念帝顯赫。真援我也。黎明。兵數過戚。見血痕模糊。謂死矣。不復顧。久之。有老翁。媪趨視戚。憐之。曰。三郎。坐斃矣。盍掖之歸。戚雖憤。然心識其爲比隣。錢翁沈媪也。頃之。兩人續以薑糜至。越二日。入曰。兵封刃。行且去。郎活矣。乃不復至。戚首爲血糝。乃因之。固漸能起。舉視室中。無一存者。五齡兒。固坐足旁泣。而屋中。乃僵二尸。辨之。卽錢翁沈媪也。戚恐甚。久之。悟兩人殆肅帝命以援予者。因強起。跋躓。

過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首又楚。若將離。乃依檻祝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嫗死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爲椽。第安所得匠。憶衆爲帝治寢宮。城圍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迹之。見三匠。踰戶語。戚告以故。戚隨戚歸。戚指示木所在。匠遽爲操作。戚匍匐乞米以爲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炒半囊歸。入室失三匠。而存五椽。戚念約爲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予歸耶。趨之帝宮。宵無人。三尸

三身
一ノ
三ノ
小戸内外固三匠也。戚驚懼。是時兵遠去。人漸
歸。乃倩所識以樁厝翁媪及匠。而瘞之隙地。戚
數得帝祐。神理亦漸旺。復至帝祠。能稽首投地
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第妻無由見。帝其以
夢示歸。而夢帝驅之曰。疾去。數里有舟待。越
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負子行。至
津亭。見有艤舟柳下。若有待者。其人爲成三。戚
曰。若何待。成曰。吾之室被擄而南。吾將操舴艋
往。獨不可往。度邑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

之戚曰。帝示我矣。予爲此子覓母。得附行幸矣。具告以夢。成亦手額曰。帝祐君。合浦珠自當還。吾卽不德。藉君庇。以分神。既浮萍斷梗。成與一遇。乎言訖。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感。意氣殊相得也。抵昇州。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戚三郎覓婦王。能爲驛騎者。予多金。成亦揭示如戚。有某者。見戚所揭示。逢見戚曰。予我金。告爾妻所在。戚雖揭示。謬語耳。固無從得金。語某曰。我實無金。期一見婦耳。某嘆曰。

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婦者。疾起去。成挽之。告以戚爲帝所指示。始昧昧至此。實不持金城屠家破。安得金。某聞成語。悽然憫之。曰。卽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固爾無金。彼武人。赤手返爾妻耶。具告以妻所在。戚與成徬徨久之。某忽曰。子何能。戚曰。能書。某曰。機在是矣。某公者。矢願於報恩塔下。倩人書百部首楞。施四方。方覓人。子誠善書。計可得數金。事或可圖歟。曷疾去。戚乃尾某行。而以子屬成。見某公。以情告。試以

書書誠工。某公既善其書，又憫其遇，施十金。某乃踉蹌携戚，至某標郝總旗所。郝他出，郝婦曰：誰耶？戚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予我金。我與爾婦，戚喜，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入，久之不出。又久之出，四顧曰：何爲者？戚與某戚驚噪，婦愕然曰：何爲者？乃誣我得金，室固無爾婦。安得爾金？命閹者撈逐之。戚掩涕怨某，相與且去。成方與其子望，其與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直一死耶？奈何遂返。明日與

我俱。明日戚携子偕成往。旬訖於門。郝方立。毳
場弄鷹。召入。成瞪目欲裂。警而前。吾成三是爲
吾友戚。三戚婦在公所。昨携金贖婦。公夫人得
金。又不與婦。吾與戚。邑陷家破。與婦失。去死絲
粟耳。無家死。失婦死。失金亦死。公不與戚婦十
步之內。以頸血相濺矣。突出刃靴中。欲自殺。郝
怒張。急止之曰。安有是。吾婦何從。味爾金。爾勿
自殺。吾入詢。誠有是。吾不以爲婦矣。乃急入。久
之。聞譖。訥聲已復聞。郝撻婦。戚與成咸跪呼於

外曰勿撻夫人。但願還吾婦足矣。食頃郝出氣結。擲金於地曰。急持去。成稽首曰。戚急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日夜矣。又吐之。公大人義不爲也。爭之益力。郝曰。義哉。子爲友。乃以死爭。計戚所持金。烏足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子友。因呼婦出。戚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類。少近。則成與妻相抱。痛哭矣。婦蓋成妻也。先是成妻之被擄而南也。過邸舍。書壁曰。我江陰成三郎妻王氏。爲某標郝擄。見者幸以

語吾家久之成字微落獨存戊某第見戚所揭
示故遽報之戚云郝見婦反屬成訝曰異哉子
以死爭友而固乃自爭天下嗜義者獨爲人哉
天合子子疾去成曰金出戚而婦歸我我何去
去則戚之金不返我誠我爭矣郝曰奈何成曰
小人勇於力妻善鍼黹公誠能錄小人夫婦願
得二十金與戚聽其覓婦小人卽除馬通婦括
爨下甘心矣郝曰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
軍者方覓役曷爲子言之郝卽趨張所戚亦隨

成往。張見成，遽許納。出廿金子成券。券成，成以金子戚。戚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全吾夫婦耳。顧吾婦何在？得金安往？相與絮泣。張曰：爾姑攜金去，得間，當具以語我。我當爲覓之。戚見張位都赫，往來甚夥，意顯者，苟留意，憂不得妻耶。乃叩首曰：予所賚十金耳。成售身，倍其金子。我義不敢受。然成緣我金而得妻，又不忍分我金。吾儻落鬼，得金卽隨我手逸。金盡而妻終不可得。且負兩公義。曷以金畱公所。公但爲我覓。

妻妻得則成之心盡。我卽倍費成金。無所愧於成矣。張亦領之。乃納金。令爾亦覓所在來語予。毋獨恃予。閱二日。成方除馬。通過壞室。閉諸婦人。多操鄉里音。成私度曰。戚妻脫在是。誰復知者。乃亦操鄉里音。過牖下曰。戚三郎囑余尋婦。今安所得耶。婦聆之。迫于監者。不敢答。晚如廁。遺片紙。牆隙復操鄉音曰。此紙納之際。留以備明日。成遙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書戚三郎妻王氏卽在此。君急語我夫。成得之大驚。

喜急聞之。戚戚乃携子先慙之郝郝與俱往。戚直前跪曰。連覓妻所在。聞卽在府中。願憫之。張急詢所繫婦。首王氏卽戚婦也。呼之出。真戚婦也。戚見婦。驚悸錯愕。未敢往就。搖搖不知悲。其子見母出。突奔母。裏仰視大痛。婦亦俯捧兒哭。失聲。戚至是始血淚迸落。戚成跪張前。戚婦亦遙跪聽命。張曰。是誠爾妻。然是人少有色。故遴爲首。約直五十金。半猶不足。望得婦耶。戚免郝言之曰。邑陷家破。安得金。將軍憫之。且媿媿言。

帝所以祐之者。復告以夢期。以動張。張曰。衆無
一贖。始贖。卽減定值。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戚曰。
成。售夫婦身。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乎。安所
得金。戚乃大哭。婦哭而戚子。又趨趨往來哭於
父母。旁。郝哭。張之。廝養哭。張姬妾。環屏內者。亦
哭。久之。張亦泫泫淚下矣。哭聲鼎沸間。張突躍
起曰。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城陷家破。爾誠無
所得金。且爾數被創。弗死。非帝祐不至是。爾誠
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成以爾售身於吾。爾

夫婦還而成畱。成卽不怨爾。爾何以謝成。吾旣
還爾婦。兼還爾友。夫婦爾夫婦。曷與爾友夫婦。
偕還此二十金。卽以爲爾輩道里需。不須金也。
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毋我逆。爾之子秀而
慧。我憐之。盍以子我。我耄矣。無嗣。誠子我。我不
奴視子。不隔膜視子也。戚急遽未有以應。婦忽
趨前唾耳語戚。久之復揚謂戚曰。子尚需乳耶。
戚遽膝前曰。將軍生全兩家夫婦。且欲子下愚
子。何不可者。將軍喜。急前抱兒。兒亦嫵。將軍不

復甚戀父母。將軍益喜。呼戚夫婦坐。待以親串。禮舉。兒入室。遍拜所親。已復劍兒。出衣冠煥奕。賓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子。戚與成兩家。謝將軍去。計戚初見張將軍日。實帝所示。十四日。內也。人咸以爲戚虔於帝之報云。戚歸。旣安其室。復過某公。爲書經塔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視兒。將軍亦多所贈。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資。族子利之。咸以爲戚自有父母。非吾族類也。聳臾其歸。戚子亦因之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

所有與戚。戚子所携甚厚。至今爲江陰巨室。成亦依戚以終其身。子歸後新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爲詩文紀之。戚盡鐫於祠右。予爲之記。

南城張教授孟常。名世經。在上杭。常語余曰。世傳孔氏三世出妻。蓋本檀弓所載。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之說。予竊疑之。以爲孔子大聖。子思大賢。卽伯魚早夭。亦不失爲賢人。豈刑于之化。皆不能施之門內乎。或曰。古者七出之例。甚嚴。有一于此。則聖賢必恪行之。豈孔門數世之

婦皆不能爲前車之鑒乎。夫漢亦諸儒其致辯于五經多矣。而此獨闕如。或謂禮記皆漢儒傳會之說。語多不經。不必深辯。然此頒之學宮。傳之後世。而致使大聖大賢。冒千古不白之冤。此讀書明理之士。所不敢安者也。間嘗反覆取檀弓之文。讀之。忽得其解。其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夫出母者。蓋所生之母也。呂相絕秦曰。康公我之自出。則出之爲言。生也明矣。其曰。子之不喪出母何居。卽孟氏所謂王子有其母。

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是也。蓋嫡母在堂。屈於禮而不獲自盡。故不得爲三年之喪耳。其曰其爲伋也妻者。則爲白也母。其不爲伋也妻者。則不爲白也母。夫所云不爲伋也妻者。蓋妾是也。意者白爲子思之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三年之喪。故曰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由是言之。子思且無出妻之事。而况於伯魚乎。况於孔子乎。其曰子之先君子。非指孔子伯魚也。猶曰子先世之人云爾。讀者不察。遂訛傳。

爲孔氏出妻、致使大聖大賢、負千古不白之冤、
卽謂漢人皆謬、亦未有無故而毀聖賢者、此非
記檀弓者之過、乃讀禮者之過也、孟常此論、大
有關係、故附記之、

在宛丘時、常問鹵簿之義於陳蝶菴先生、先生
言法駕出、例以鹵水洒道、取其不驟乾、足以清
塵、簿則儀仗之籍也、儀仗未出、鹵爲之始、以其
始事也、故曰鹵簿、先生語予若此、不知然否、

吳門林若撫雲鳳、老而工詩、滄桑後、匿影田間、

雖甚貧、不一謁顯貴。庚午秋、吳衆香開星社于高座寺、時社中惟予與餘姚黃太冲、桐城吳子遠、年皆十九、若撫賦詩贈予輩曰、白社初開士景從、同年同調更難逢、誰家得種三珠樹、老我如登翠玉峯、書寄西池非匹鳥、席分東漢有全龍、慈恩他日題名處、十九人中肯見容、後予以庚辰、子遠以丁亥登第、惟太冲以明經隱于家、後余官閩中、若撫累欲訪予、不果、及予戊子北上、先數日訂若撫出山、晤於舟次、予至之日、卽

若撫捐館之夕、貧不能治喪、予欲有所贈於若
撫者、卽付其子爲含殮費、申霖臣謂若撫若忍
死以待君者、異哉、若撫詩數卷、其子藏之家、閩
中徐興公前輩、與若撫爲通家好、亦有若撫詩
鈔、興公之子延壽藏之、脫余不死、會當爲亡友
鐫行於世、太冲爲白安先生子、白安以增禍殞
身、太冲年十六、常刺血上書爲父白冤、時謂忠
孝萃子一門云、

文燈巖曰、皇甫謐高士傳、其去取有不可曉者、

進莊列所引荒唐不可信之人而退泰伯伯彛叔齊延陵季子魯仲連黃叔度范史雲之徒如以之數子者見於經傳不書其他書之見於經傳者皆是也且顏曾大賢也弦高王斗細士也大賢不宜溷細士不足錄至於下榻加膝不備書於徐嚴之譜頓足恨嘆不微辭於閔憂之冊亦已疎矣余於是而知古人之用意固不屑屑以求詳也如此如觀鴻鵠之舉羨其仰青天觀白日不爲遙耳豈一一而數之哉

李君實曰常聞人說黃子久年九十餘碧瞳丹頰一日于武林虎跑方同數客立石上忽四山雲霧擁溢鬱勃片時竟不見子久以爲仙去予向疑耽畫者飾之今緡道藏玉文金笈經公望編錄者非一其師則金蓬頭友則莫月鼎冷啓敬張三丰乃知此老原從十洲來繪事特其撒米狡獪之一技耳

李君實言人知女子有月事不知男亦有之凡人血氣隨月盈虧月廓空則人骨髓亦縮減三

日生明，又行進長，與海潮相應，其意謂男子之精血隨月爲增減，雖無月事，而亦有盈虧也。然女子亦有終身無月事者，有四時一至者，余里中一婦，月事自口中出，每月時日不爽，不則孕矣，亦大異事。

秣陵童謠有楊柳青，放風箏，楊柳黃，擊棒壤之。語風土記曰：擊壤，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可長尺三四寸，博藝經曰：長尺四，濶三寸，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擊中壤，敲之中。

者爲上。釋名曰：野老之戲具也。元晏曰：十七時與從姑子杲卿等擊壤於路。吳盛彥賦曰：以手中之壤擊地下之壤。所言皆似是而非。壤字屬土。何因是木。不若童謠中只雜一棒字。使顯然易辨。博藝經所云：長尺四者。蓋手中所持木。濶三寸者。蓋壤上所置木。二物合而爲一。遂令後人不知爲何物矣。濶三寸者。兩首微銳。先置之地。以棒擊之。壤上之木。方躍起。復迎擊之。中其節。木乃遠去。擊不中者。負中不遠者。負後擊者。

較前擊尤遠。則前擊者亦負其將擊也。必先擊地。以取勢。故謂之擊壤。云此是少年有力者所爲。必非老人所宜。觀元晏記爲十七時事。自明釋名。因後世有擊壤之戲。堯民有擊壤之歌。遂附會爲野老之戲具耳。有見韓滉擊壤圖。但作含哺鼓腹狀。別無戲具。則知當時但以杖擊地而歌耳。後世遂以童子之戲當之。誤矣。

古技藝中所不傳者彈碁。飲食中所不傳者斲膾。斲膾雖不傳。然以意度之。或是閩廣人所爲。

魚生之類。若彈碁則茫無影似矣。友人言秦中一好古家藏有古彈碁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皆與古所傳合。予未之見。然彈碁之法不傳。局卽存無庸也。

杜宇亦名杜主。見成都記。杜主人罕用之。按杜鵑凡啼皆北向。生子百鳥爲之哺。客言百鳥爲哺。豈亦欽是古帝。竟耶。夫隣有痛聲。兒復呱呱。隣家之婦。憐而撫之。亦情之所有者。何獨鳥不然。孟浩然詩。高林滴露夏月清。南山子規啼。一

聲隣家孀婦抱兒泣。我獨展轉爲何情。以子規
興孀婦意深矣。

子鄉審縣西山中多香鼠較凡鼠頗小死則有
異香蓋山中之鼠多食香草亦如獐之有香臍
也。山中人多捕之以應州邑之索得則置篋笥
中經年香氣不散予得數枚攜歸金陵語第二
兒在揚曰革囊化則俱臭此乃獨香何居兒曰
此正其臭處當時極賞其慧不意此兒客歲夭
折矣拈筆記此不禁潸然

吾鄉呂叔簡先生常言而今講學不爲明道只爲角勝字面詞語間拏住一點半點錯便要連篇累牘辯個是這是甚麼心腸講甚學問先生此論似爲世之辨朱陸同異者而語予同年孫道相亦云九淵與考亭同理異持門人各傳師說遂起朱陸之爭乃攷之上世理學不名同異不攻有巢似匠神農似醫軒轅似博士此在後世定不列儒流而古聖乃僕僕事之蓋理足者不辭餘也道至老聃而後名說至莊生列禦寇

孟。子。然。後。攻。性。學。至。陸。朱。然。後。窮。何。也。其。說。好。盡。故。窮。也。苟。况。談。仁。義。而。李。斯。得。其。道。以。殺。人。此。在。異。端。猶。不。可。儒。林。乃。自。異。哉。閩。曾。弗。人。送。劉。漢。中。教。授。廣。信。序。云。自。孔。子。之。世。教。學。甚。明。而。及。門。不。免。有。本。末。之。訟。是。以。或。支。或。簡。雖。大。儒。亦。互。諍。其。所。是。朱。陸。固。訟。於。道。中。所。謂。不。失。和。氣。而。相。爭。如。虎。者。其。角。立。起。於。門。士。篤。信。其。師。說。深。溝。高。壘。不。肯。相。下。而。流。至。於。尋。聲。之。徒。目。不。辨。朱。陸。何。人。閱。然。而。佐。鬪。而。腐。儒。里。師。徇。

傳註而反之者執而問之亦不知何語無自衛
之力而適足以招侮蓋自弘正以前則朱勝隆
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而勝負半然
其下流莫甚於萬曆之季至於今日之後生小
子發蒙於傳註齋之糧而倒戈實則非有所深
然於陸并未有所疑于朱也第以爲世旣羣然
而排朱氏吾亦從衆而排之擊之不如是則無
以悅衆從俗焉耳蓋昔之爭者起於過信其師
學而今之附和而誦先儒者求一能疑之士且

不可得所爲愈爭而愈下者也。又同年董福兄四書集說序云：事可以寄吾明道善俗之意，則不必高壇坫，列旗鼓，以自異於時。蓋世教之衰甚矣。吾性吾命，或言之以爲恥，間有能自異者，又務爲標榜，中未必足，而外則欲其有餘也。崖岸立而分，畦畛畦畛分而滋同，異同異滋而生水火。其始爭於寧僚，其終毒乎國運，此亦近代君子之通咎也。夫學者天下之公器，使人異之，不如使人就之；使人疑之，不如使人守之。吾無

務爲連俗絕物之行而天下已不能不羣然趨向如器竹之必範器土之必型也斯可以無憾矣合叔簡先生與三君所論今之紛紛角立者亦可廢然知所返矣

予丁亥之春庚寅之夏兩過建陽望文公讀書處去考亭里許又於山下諸生家見文公家譜中載所爲考亭者其隣人某旣葬其考作亭於山半以望其塋向公索名公卽以考亭顏之復爲書使懸之亭上則考亭與公何與予徧檢公

集公既未常以此自呼。當時亦無以此稱公者。後人第以公讀書處與考亭相近。遂以稱之。又有誤以考爲攷者。誤書可也。以他人之考爲文公之考不可也。不可不辯。

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響搨。曰硬黃。臨者置紙法書之旁。睥睨纖濃點畫而倣爲之。摹者籠紙法書之上。映照而筆取之。響搨者坐暗室中。穴牖如盎大。懸紙於法書。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見。以法書故。縑色沉暗。非此不徹也。硬黃者縑

紙性終帶暗澁，置之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紙雖稍硬而瑩徹透明，如世所謂魚魷明角之類，以蒙物無不纖毫畢見者。昔人解響榻硬黃者，皆若此。今人不用熨斗塗蠟，但以油脂入少許，蠟搥薄側理，既明徹又不透滲，或用薄明角作板映而書之，硬黃似矣。惟響榻尚未分明，予在北海見膠西張用之，爲人集右軍帖中字作碑，先用硬黃法摹帖中字於紙，嚮燈取影，以遠近爲大小，若今人爲影戲者，度其式合，就而雙鈎。

然後實填故一帖中字大小能相似又幼時見
新城王公修開封學榜聯皆集歐率更書亦用
此法又黃山谷與人帖云唐臨夫作一臨書桌
子中有抽替面兩行許地抽替中置燈臨寫摹
勒不失秋毫與予以燈取影之說合以法書緣
色沉暗向日映之特其一端耳響有影響義一
作響

天下尤異之物若觸手便得亦大不韻福州李
陽冰般若臺記鑿烏石山巔歲久石面傾覆勢

又最高必架木數十丈，仰而搨之，始可得瘞鶴
銘。在焦山下，歲久石垂入江，必俟隆冬水涸，以
小舟就石，始能搨。般若臺予尚能入望，過焦山，
正江水瀾漫時，僧人指示瘞鶴銘處，惟從波濤
鐘磬中想像之，實無所見也。一在高山，一在深
谷，造物若甚吝此奇秘，不驟以示人者，異哉。

李君實曰：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鶡。
白鳳謂之鶡，紫鳳謂之鶡，蓋鳳丹穴，鶡又鳳之
赤者，故南方取象鶡，火鶡，即鳳也。以配龜龍與

麟非鷄鳥也。

博物志云鷄卵可作琥珀。余見江南人以蕎麥灰漬雞子久之色如琥珀。豈卽此耶。抑有別術。遂可使成琥珀也。

馮具區先生藏梅花和尚一葉。竹止作枯叢亂苗。以片玉綴之。李君寶藏和尚梅花一幅。如三四寸蓄縮。東虺一旁攢五六丁。止作二花。一在紙地。勾圈一就梗。漬出皆出人意想外。聞一葉竹後亦歸君寶。紫桃軒中有此一葉兩花于枝。

萬卉俱堪掃却矣。

漢諸侯王以酎金失侯者前後數十人。余初疑
酎金何事。史漢注皆未明。後見焦澹園筆乘。始
得其解。先生云。按漢儀。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
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王
削縣。侯免國。注云。因八月常酎會諸侯廟中。出
金助祭。謂之酎金。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三重
釀醇酒也。味厚。故薦宗廟。金黃金也。不如法者
奪爵。此必當時因封爵太濫。故索其過而除之。

耳不然一人耐金不如法後人豈不鑒於前車
而仍蹈覆轍耶耐音宙

志稱天下有十大名山建寧府漁梁山其一也
然四方人與建寧人但稱武夷卽取道其間者
亦但稱霞嶺俱不及漁梁余霞嶺詩有漁梁北
接大竿長之句閩人异之蓋未之考也閩之以
漁梁入詩者自余始

鶴生他處足皆黑在南通州呂四場所產足皆
綠背有龜文相傳純陽四至其地故場呂四

鶴爲黃鶴遺種云

荆湘僧居近水、有龍時挾雷雨出入、種園張老者、術士也、與此龍損物、密禁以法、龍潛告僧曰、某乃龍也、住此水多年、今爲張老所禁、命在危急、請和尚救之、願酬一寶珠、僧如其言、以告張老、張曰、和尚勿救此龍、若受其珠、後悔無及、僧懇請不已、張老乃放龍移出潭水、張老去後、雷雨忽作、壞僧舍、奪其珠、予過虎林、有同鄉生爲人丐事、事平索金不得、更挾同鄉生短長、生以

爲苦。余笑以此語生神龍。尚作此狡獪。况世人耶。同鄉生大笑去。

海市有偶一見之四明者。有見之漳州者。蓋不獨登州爲然。近予姻張石平少叅。見於渤海。吳梅村諸公皆有詩紀之。然人知有海市而不知有山市。東省萊濰。去邑西二十里許。有孤山上。有龔齊廟。誌稱春夏之交。西南風微起。則孤山移影城西。從城上望之。凡山巒林木。神祠人物。無不聚現。踰數時。漸遠。漸無所覩矣。予鄉長葛。

邢君國璽先子爲濰令已卯四月曾一見之常
繪圖作紀諸同人皆有題咏予在濰兩年餘未
一遇也。但海市變幻不常此則有定形耳。

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木冰亦曰樹介
亦曰樹稼寒甚而木冰如樹作介冑也其占不
一諺曰樹若稼三公怕以爲應在貴臣又以爲
應在甲兵已亥元旦至人日皆有是異予在請
室詢之衛士咸曰此豐年之兆也余初疑之繼
閱類書載齊諺云霜淞如霧淞貧兒備飯瓮亦

以此爲豐年兆。則知衛士之言。有由來矣。其歲亦大稔。然一事而數占。終以爲疑。後得徐君義書。乃始渙然。君義曰。寒淺則爲霧。淞寒甚則爲水。水樹介。霧淞兆。豐而水。水兆凶也。曾南豐集。齊地寒甚。夜霧凝於水上。日出飄滿階庭。尤爲可愛。作詩云。園林初日淨。無風霧淞花。開樹樹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瓏鬆。李獻吉詩。今朝走白霧。南枝參差開。紫宮散花女。騎龍下瑤陔。兩公詩若喜而賦之者。則爲豐年之兆。

明矣。然皆詠霧淞也。

閩中獨有紅茉莉。

今之出錢物以主博者名曰囊家什一。徵勝者曰打頭。按國史補云。今之博戲有長行最勝。王公大人頗或耽翫。至於廢慶弔忘寢食。及博徒用之。於是疆各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則知囊家乞頭之名。古亦有之矣。第長行之戲。至今不解。撩零亦不知何意。有謂長行卽雙陸者。按李肇所言。其具

有局、有子、黃黑各十五、擲彩之戲有二、似與雙陸近矣、然又云其法生於握槩、變於雙陸、則又與雙陸異、洪遵譜雙、以握槩長行、波羅雙陸、四名爲一、近徐君義謂李肇之言、正與雙陸合、其所謂變於雙陸、則唐之雙陸、或反與今不同、亦未可知、予按李易安打馬圖序云、長行、葉子、博塞、彈碁、世無傳焉、若云雙陸卽長行、則易安之時、已無傳矣、豈雙陸行於當時、易安獨未之見、或不行於當時、反盛於今日耶、則長行非雙陸

明矣。

葉子彩選紛紛聚訟。予謂彩選卽今之百官鐸。不待言矣。葉子必今之紙牌。但葉子圖淮南寇。不知始何時。今江右葉子有無圖像者。有作美人圖者。閩中葉子有作古將相圖。有作甲第圖者。近又有分鳥獸蟲魚爲門類者。古之葉子正不知作何分。若但以圖淮南寇。謂葉子之興。必在宋人後。則誤矣。南人至今呼爲鬪葉。

徐君義謂打馬之戲。今不傳。予友虎林陸驥武。

近刻易安之譜於閩、以犀象蜜蠟爲馬、盛行其中、近淮上人頗好此戲、但未傳之北地耳、

蔡君謨有水晶枕中函桃花一枝、宛如新折柳、氏聞見錄、洛陽林氏水晶枕中、有半開杏花一枝、似皆未爲異、余在閩中見三寸許水晶馬、元毛徧體、有若生成、又一馬、頰飲池中、藻荇數莖、鮮碧如未失水者、又一圓柱高二寸許、中含水、若一粒珠、卓立之、則珠泛泛向上、倒視之亦然、閩人視爲常、價亦不昂、

湯若士武陵春夢詩、細語春情惜夜紅、妨人眠、
睡五更風、明朝翡翠洲前立、拾取砂、授置枕中、
陳藏器本草、砂、接子、生砂石中、形如大豆、背有
刺、能倒行、常睡不動、生取之、置枕中、令人夫妻
相悅、蜀人號曰俘鬱、癸辛雜志、南丹山中有相
憐草、媚藥也、或有所賜、密以草少許擲之、草著
其身、必相從不舍、諸如此類、羣書所載甚夥、獨
霍小玉傳所載、驢駒媚、發殺背、似媚藥無疑、然
不知爲何物、亦不見於他書、

古圖既不可見，尚有散見其名目於載籍中者，如曹不興元女授黃帝兵符圖、宋炳獅子擊象圖、張僧繇漢武射蛟圖、衛協穆天子宴瑤池圖、周昉楊妃架雪衣女亂雙陸圖、燕文貴七夕夜市圖、葉仁遇淮陽春市圖、王士元綠珠墜樓圖、任才仲四更山吐月圖、劉宗道炤盆孩兒圖、李伯時嫁小喬圖、無名氏佳人寒食圖、趙子昂管夫人烹茶圖、周通李陵送蘇武圖、何霸瀟湘逢故人圖、唐人邨田塢歌圖、任南麓玉環並轡圖。

宋人美人却扇圖張萱號國夫人夜遊圖按其
名目尚恍惚若見於目中使人飛動不能自己
况觀其真蹟乎董率亭常言名画不必驟見夢
見三四度而後見之始佳予謂更不得見亦正
佳

廣陵陸弼記嘉靖間汪伯玉以襄陽守遷臬副
丹陽姜寶以翰林出提學四川道經楚省三省
會飲於黃鶴樓伯玉舉杯大言曰蜀人如蘇軾
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以劣等處之衆

皆愕眙。姜亦唯唯而已。後數日會餞。伯玉又大言如初。姜笑而應之曰。訪問蜀中胥吏秀才。中竝無此人。想是臨考畏避耳。

正統元年丙辰狀元周旋。至弘治九年丙辰則狀元朱希周。正德九年甲戌狀元唐臯。至萬曆二年甲戌則狀元孫繼臯。科名姓名皆相照應。閩建陽李有年。舉嘉靖庚子鄉試十九名。其弟有則。舉己酉十九名。有年子聞韶。舉萬曆甲午十九名。吳典。施壽明。中萬曆己未會試十九名。

弟浚明亦舉壬辰會試十九名、父子兄弟名次並同、近閩同安劉望齡先以三十四名舉本省鄉試、革去後、順治辛卯復舉本省鄉試三十四名、順治壬辰武進巢震林中會試一百六十二名、以磨勘停科、乙未復中一百六十二名、

予閱古今注冠子者、秦始皇之制也、令三妃九嬪當畫戴芙蓉冠、插五色通草蘇朶子、乃知三吳通草花朶、秦時已有。

徐君義言、崇禎丙子、雷擊其邑、市民王姓家、雲

雨晦冥，震聲甚厲，偶觸產室，雷電遂霽，堦上有
天書二子，不孝他日重治八字體作行書，徑二
尺餘，似以積沙成之，而掃濯不能去，頃之自滅，
則萬目所共覩也，書此爲不孝戒。

仁和張問渠，冢宰元洲之兄也，母陳，畜朱魚二
十餘頭，流目日久，母亡，問渠哀毀，不忍往視，皆
變爲白，羣客聚觀，有謂魚常變色，無足異者，比
及去喪之日，魚復變赤，儼同除喪人，謂孝感所
致。

今人皆以橄欖爲餘甘，駢雅餘甘之子如彈丸，其核五稜，世有圓橄欖耶，餘甘自另一種。

溫庭筠詩：玲瓏散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徐興公云：嶺南國中有相思木，歲久結子，色紅如大豆，故名相思子，每一樹結子數斛，非卽紅豆也。客云：相思豆有雌雄，合置醴中，輒相就。一客言：豆安有雌雄，以磁石養一，以鐵屑養一，僞置水中，亦自相就，不必醴也。余笑謂：豆無雌雄，則已脫有之，則必當置醴中，醴中之豆亦必雌。

先就雄

孫道相先生曰、安丘石門村、多生榭樹林、是土人之野蠶、厥按野蠶成繭、昔人謂之上瑞、乃今東齊山谷、在在有之、與家蠶等、蠶月撫種出蛾、蠕蠕然、卽散置榭樹上、榭葉初生、猗猗不異、柔柔聽其眠食、食盡卽枝、枝相換、樹樹相移、皆人力爲之、彌山徧谷、一望蠶叢、其蠶壯大、亦生而習野、日日處風日中、雨中、不爲罷然、亦時傷水、曷畏雀啄、野人飼蠶、必架廬林下、手把長竿、逐

樹按行爲之察陰陽禦鳥鼠其稔也與家蠶相
後先然其穰者春夏及秋歲凡三熟也作繭大
者三寸來許非黃非白色近乎土淺則黃壤深
則赤埴墳如果羸繁實離離綴木葉間又或如
雄鷄敷也食榭名榭食椿名椿食椒名椒繭如
蠶名縑如繭名又其蠶之小者作繭堅如石大
才如指上螺在深谷叢篠間不關人力樵牧過
之載橐而歸無所名之曰山繭也其縑備五善
焉色不加染黯而有章一也浣濯雖敝不易色

二也。日御之上者十歲而不敗。三也。與韋衣處
不已。華與統。穀處不已。野四也。出門不二服。吉
凶可從焉。五也。

孫道相先生云。司吾山山隱寺遊人題咏。徧滿
巖石。釋惟旃峒。晤清曉詩。露華滴瀝。晴林曉石
洞巉巖。殊杳窅。僧定風恬。鳥語微。雲光冷落。涵
秋沼。又女郎湯文玉春遊詩。山雨初晴。洗佛螺
春風幾處。揭青莎。采香不倦。溪邊路多少。飛紅
趁襪羅。二詩並刻一石間。不知何好事所爲也。

予過司吾訪此石不存矣

舊傳江上漁人得魚滿船忽一大者昂首誦南無阿彌佛聲甚巨羣魚千百亦皆連聲屬和水波爲之沸漁人大恐盡棄之江近內鄉人闔宗邑少好捕魚業之二十餘年忽一日夢小人千萬數曰汝傷我等命今來索汝相償邑甚驚駭意平生捕魚之故誓病間當改業已果撤魚釣之具長齋念佛今六十餘矣李子田目擊也

王敬哉曰于奕正初名繼魯字司直宛平人生

而峻潔性孝友喪父讓財於兄弟獨居荒園治
舉子業恥剽竊爲文章其所交遊者皆當世名
人以故多畏惡訕笑之者奕正工爲詩歌好遊
名山嘗言秋山巖靜澹時如有道高人每於霜
清木老時騎驢而往窮巖絕岫數百里間無不
周覽遇斷碑必披荆剔蘚以識之或攀枯蘿躡
危石踰其絕頂慨然賦詩有超世之槩與楚譚
元春友夏劉侗同人尤稱友善兩君來京師必
客其園與同人著帝京景物略崇禎乙亥偕同

人取道秣陵、徧歷名勝、將之楚、會友夏止之、遂歸而疾作、殞於金陵旅舍、楊曰補、顧與治刻其遺詩數十章、所著金石志、樸草詩、與景物略行於世、于生南行、將著南京景物略、竟以友夏不果惜哉、子藻能世其業、今爲廬陵令、顧夢游序其遺稿曰、司直生長京師、獨不類京師人、蕭然山澤癯也、其家世稱素封、多貴顯、尤不類矣、四方來京師者、聞其名、輒往司直、然所歡欣訂交者、不數人、多主于家、環堵梧竹、吟諷高奇、忘其

身在長安中，此數人者，名高天下，歸而口司直，不置。天下益向往之。余神交司直十年，甲戌歲且除，突過我，問何以來，則九日出郊送劉子別。秋氣方佳，忽作遊想，同舟而下，未辭家也。自此過從至密，予坐客未識司直者，見其蓬髯電目，面作松鱗，瘦處頷左，衣冠率略，顧瞻倨蹇，愕眙欲避之，已而道風披揚，緒論盡出，莫不傾倒嘆服，徘徊不能去。司直之遊，初指寒河，屬譚子他之，罷寒河盟，入吳會，是時劉子亦分路入死，乃

成獨遊。雖所至傾動，而意不自展。返於白門，神色微異。孟夏十日，卒於同人客舍。予與曰：補楊子助，同人視含殮。予語同人：司直不朽，惟予與譚子是職。子曷先之？同人曰：司直奇人，予不可以草草。至京師而後與譚子謀，以復子。後一年，二子皆逝，未有述者。予知司直又略於二子，恐後遂無知之者。乃與楊子謀刻其笥遺詩，嗟乎！此豈足以見司直哉！司直賦穎絕世，又能廣異書異聞，以自盡其才，其爲謀甚奢。常從客謂子

曰。今人寒腹短識。輒不自量造語。余恥之。余所披覽既徧。更得快遊以歸。閉戶涵詠而後出。子以爲有當乎。今雖間爲詩。吾胸中覺有格格未出者。是吾候未至也。嗟乎。司直詩止是。而言在吾耳。其尚忍言乎。司直生長四十年。未一日去其家。家昔不貧。隨取而給。且爲主於朋友也。無所不盡其驩。其意以爲身之四方。可以取給盡驩。一如其家耳。孰知語遊於今。既有難言者。而司直伉爽實甚。顧不免於鬱鬱。斯亦朋友之過。

乎。然爲司直友者，豈知其遂至此哉。司直至於此而未有所述於後，朋友之事終以缺焉。我知譚劉至今有餘憾也。崔子忠，字青蚓，一名

丹，字道母，其先山東平度州人。子忠爲諸生甚貧，爲文崛異，數試而困，慨然棄去，葦門土壁，洒掃潔清，冬一褐，夏一葛，妻踈裳布衣，黽勉操作。三女亦解誦讀，雖無終日之計，晏如也。工圖繪，爲絕技。時經營以寄傲，更善貌人，無不克肖。當時貴人多折官位，願與之交，皆逃避不顧，不喜。

飲酒二三故人。以文字過從。談竟日。不能去。士自四方來。慕其人。多謝不見。人或尤之。笑曰。交遊盛而朋黨立。東漢之季。可鑑也。後果有以復社植黨言者。其識力過人如此。其人短小端飭。雙眸炯炯。高冠草履。不知貧賤之可戚也。所作詩歌古文詞。人鮮知者。徒知其畫耳。董文敏公嘗謂其人。文畫皆非近世所常見。年五十病幾廢。亡何遭寇亂。潛避窮巷。無以給朝夕。有憐之而不以禮者。去而不就。遂夫婦先後死。錢虞山

曰崔子忠形容清古。至之不似今人。西臺顧陸。闢吳遺蹟。關范以下。不復措手。居京師闕關中。蓬蒿翳然。凝塵滿席。蒔花養魚。杳然遺世。興至則解衣盤礴。一妻二女。皆能點染設色。相與摩娑指示。共相娛悅。間出以貽知己。若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購請。雖窮餓。掉頭弗顧也。少爲書生。師事萊人宋繼登。宋諸子及羣從。皆與同學。而致及應亨尤厚。善應亨署銓曹。屬一選人。以千金爲崔君壽。道母笑曰。若念我貧。不出橐中裝。

貽我而使。我居間受。選人金。同學少年。尚不識。崔子忠何等。面目耶。致居諫垣。數求其画。不予。誘而致之。邸舍。謂曰。更次日不聽出。則子之盎。魚盆樹。且立槁矣。道母不得已。方與画。画成。別去。坐鄰舍。使童往。取其画。曰。有樹石簡略處。須增潤數筆。致欣然與之。立碎之而去。其孤峭絕俗。皆此類也。崇禎戊寅。余鞫繫都城。道母寓方閣老園池。去余寓一牛鳴地。有疎桐古木。前臨雉堞。晨夕過從。余放歸。道母及華州鄆宗昌送。

余報國寺古松下
今在明詞館 公公多玉
荀門生亦有崔郭兩生者乎郭亦秦中博雅奇
士也

倪文正曰岳氏之祠泥範武穆金鑄檜禹人之
欲不朽檜禹甚於存武穆也

因樹屋書影 第五卷終

因樹屋書影 第六卷

標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陳後村云。蘇章本布衣交。子厚當國。乃竄坡公於海內。及子厚謫雷坡。公書云。聞丞相高年。寓跡海隅。此情可知。且勸其養丹儲藥。君子無纖毫之過。而小人忿。伎必致之死。小人負丘山之罪。而君子哀憐。猶欲其生。此君子小人用心之。所以不同歟。

熙寧末，鄭俠得罪，凡通問者，皆獲譴。歐陽仲純獨傾資送之，其大節如此。仲純，文忠公次子也。葉文忠與閩人建一拂祠于金陵清涼山下，有祠志，似當以此事附入。

坡公云：江湖間有鳥鳴於四五月，其聲若云麥熟，卽快活。按今諸禽言詩中，皆未及此。

鐵室，鐵甲之遍身者。山谷賦：矢來無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鐵一身以備一處。則甲之不全者，無鄉，則鐵室以盡備之，謂

甲之全。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見芥隱筆記。按甲自面至足各有名。不聞稱鐵室。詳其意。恐如昔人所云。油衣以瓦爲之。則不漏耳。筆記所稱。未知何據。

坡公書雞鳴歌。余來黃州。聞黃人二三月皆羣聚謳歌。其詞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往返高下。如雞唱爾。與廟堂中所聞雞人傳漏。微有相似。但極鄙野耳。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汝南出長鳴雞。衛士候朱省門外。專傳

雞鳴又應邵曰。今雞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後漢固始。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唱此曲于闕下歌之。卽雞鳴歌是也。今京師每夜漏初下。邏卒羣聚。一人唱爲歌。羣來和之。須臾遂遍遠近。宛轉其聲。往返高下。有音而無字。豈卽古雞鳴

歌耶

石介謂杜默豪於歌。坡公云。吾觀杜默豪氣。正是村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飽後所發者也。今之飲火春。食瘴死牛肉者甚多。請速以茗蔬

蕩滌之毋受人毒詈。

逸少好鵝亦是偶然寄意。宋人張正素乃言善書者貴指實掌虛腕運而手不知鵝頸有腕法。逸少好之倘在是耶。此真稚子之見。石林老人乃謂正素能書識古人行筆意故其言爲近理。更可發笑。

寧武周將軍將軍故西北邊外墻人也。短健善射。年方少好逐禽。偶絃急失玦。值鹿角山畔石中取而刀截之。加大指土。遂以爲玦。後指漸大。

卽貴時此玦狹固不能去佩之終身入邊城行
伍經戰必先積功至團管裨將同裨將者多中
官家人役或因其質樸戲之將軍一待以敬言
及戰事則一嗤笑曰公曹恐不禁大弄何不培
膽無事時朝廷祿不當白受却也積資級總兵
寧武關愛養士卒同甘苦日端治兵流賊至整
兵關城下人人氣吞賊以爲旦夕可盡殲決戰
聲鼓殺其前隊盡賊披靡奔數十里李賊懼大
益兵來將軍罵曰狂奴自尋死遂率兵與戰兵

不過數千。賊乃數十萬。戰交。又盡殺其前鋒。賊督後兵益進。累進累殺。賊進速且多。兵力具竭。遂不支。將軍獨率親丁百人出沒如流星。當者皆死。身被數矢。大喊殺賊。親丁陷且盡。猶獨殺數十人。將軍馬被創。蹶。兵刃雨至。跳下。乃步戰。將軍足踵。故相向行。不疾。且被矢如蝟。力摧毀。大叫噴血死。將軍夫人生邊外。善騎。有勇力。聞軍陷。且有賊入關城。率守家卒及女騎數十人出遇賊。巷戰。殺出關。賊重重如麻。夫人衝突殺。

賊賊亂莫辨以爲將軍羣賊畢趨夫人與女騎
家卒盡戰死計前後殺賊數萬賊恨甚盡屠關
人將軍幼無姓後姓周遇吉其名也右周叔殷
撰周將軍傳予遇寧武人間將軍事甚詳使得
握大將符統十萬衆鼠輩不足殲也用未盡其
才以無援戰死惜哉或傳城已破其夫人率諸
女騎坐署堂上彎弓向賊所指立斃賊無敢突
入者矢盡力竭縱火自焚智勇皆第一流也

虞山錢氏曰世之論唐詩者必曰初盛中晚老

師豎儒。遞相傳述。揆厥所由。蓋創於宋季之嚴羽。而成於明初之高棣。承譎踵謬。三百年于此矣。夫所謂初盛中晚者。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論世。張燕公曲江。世所稱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已後。詩章悽惋。傳得江山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荊州已後。同調諷詠。尤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邈岳陽唱和之作。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訓春夜竹亭之贈。同左掖梨花之

詠則錢起皇甫冉應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歷
二時將詩以人次耶抑人以詩降耶世之薦樽
盛唐開元天寶而已自時厥後皆自鄙無譏者
也誠如是則蘇李枚乘之後不應復有建安有
黃初正始之後不應復有太康有元嘉開元天
寶已往斯世無煙雲風月而斯人無性情同歸
於墨穴木偶而後可也嚴氏以禪喻詩無知妄
論謂漢魏盛唐爲第一義大曆爲小乘禪晚唐
爲聲聞辟支果不知聲聞辟支卽小乘也謂學

漢魏盛唐爲臨濟宗大曆以下爲曹洞宗不知
臨濟曹洞初無勝劣也其似是而非誤入箴芒
者莫甚於妙悟之一言彼所取于盛唐者何也
不落議論不涉道理不事發露指陳所謂玲瓏
透徹之悟也三百篇詩之祖也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不敢效我友自逸非
議論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無然歆羨無然畔
援誕先登于岸非道理乎胡不遄死投畀有北
非發露乎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非指陳乎今任

其一知半見指爲妙悟如照螢光如窺隙日以爲詩之妙解盡在是學者沿途覓迹搖首側目吹求形影摘抉字句曰此第一第二義也曰此大乘小乘也曰是將流而爲中爲晚盛唐之牛跡兔徑侷乎其惟恐折而入也目翳者別見空華熱傷者旁指鬼物嚴氏之論詩亦其翳熱之病耳而其症傳染于後世舉目皆嚴氏之膏也發言皆嚴氏之譎也而互相標表期以藥天下之詩病豈不慎哉

養病漫筆載東坡緘封與李方叔者爲二章所
竊事末云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
不能增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
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
其心豈不大可惜哉此論是矣然使非小人如
惇者可謂坡無私無黨乎第中尚有疑竇夫坡
令叔黨傳與可謂密矣方叔卽出叔黨不能俟
其歸乎卽不俟其歸寧不可再往遂草草付其
僕乎方叔豈無齋室僕豈不受叔黨之教面以

致之而乃置之几上。二章遂直造其室乎。此皆不可知之事也。或因坡素善方叔。欲栽培之。又有眼迷五色之詩。母有汝不成名之嘆。而嫉二章並得巍科者。捏爲此說。效二桃殺三士耳。今科第有無私者。而浪傳爲某官所私有。有私而無一人知其所自者。故此段不可臆斷也。

呂公著進講。至人不知而不愠。言在下而不見。知于上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于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

反身脩德而不以慍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按呂公此言不止附經進規其解經正確。

春秋紀事非用一字爲褒貶。但據事正名則褒貶自見。如下殺上爲弑。此殺上之定名而不可易者。猶酒之不可以言食。肉之不可以言飲。苟捨之而不曰弑。則非下之殺矣。故凡殺上者必以弑書。非惡其殺上而故書弑字以示貶也。故曰春秋正名蓋獨正其本然之定名耳。聖人豈

書影
八
假智力於其間哉。見梅純備忘錄。將此法讀春秋。省却幾許藤棘。

鹽鐵論教與民改。弊與世易。夏后氏以元貝。周人以紫石也。後今滇中尚用肥。卽貝也不審。紫石何製而周用之。

夏商二易皆因羲皇所畫之卦而用之。以占筮。卦序與先天自然之序不同。故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朱子易贊曰。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以爲二易無繇詞也。或曰春秋左。

氏傳所載繇詞與周易不同者蓋夏商之易則以爲有繇詞也然今矣可考証世俗所傳歸藏易僞書也見吳澄周易纂言按周易未出當用夏商二易其後三易並用久之周易行二易廢初或各占一易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卽言三易可也

會要云大食國西鄰大海常遣人乘船經八年未極西岸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若著樹

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卽死見北戶錄今百中

經前所繪小兒樹想沿于此乃知俗書亦有所

李斯上五津二世其書留學為尚書臣布東苑德除取薛國殺子

本於庭是字予不送曰常亂而滅其族大夫子武字予為臨淄大夫與

常作亂與吳孫孫子孫之李斯南嶽李琴不送宜知九子之壽傳者

而月与迂回之作以因陋且未
官奴海內荒亂立為世師按古無酒肆伊尹安

得為酒保管仲作革僅見此

畫鑿云顧德謙賺蘭亭圖在宜興岳氏作老僧

自負所藏之意口目可見後有米元暉畢少董

諸公跋少董畢良史也跋云此畫能用朱砂石

粉而筆力雄健、入本朝諸人、皆所不能、比丘塵
柄指掌、非盛稱蘭亭之美、則力辭以無蕭君袖
手營度、瑟縮其意、必欲得之、皆是妙處、畫必貴
古、其說如此、又山西童藻跋云、對榻僧、斬色可
掬、旁僧亦復不悅、僧物果難取哉、諸跋神情宛
宛、寫出、何必更見原繪、但按南部新書云、蘭亭
者、武德歐陽詢、就越詐求之、始入秦王府、麻道
嵩奉教、揚兩本、一送辯才、一王自收、嵩私搨一
本、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後乃得其

摹本此與蕭翼說異不知孰是

甲申以前高密令卓茂爲太傅注高密縣屬高密國今密州見後漢書光武紀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注密今雒州密縣也按茂傳後云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則爲雒中密無疑或前爲高密耶紀傳不應牴牾如此

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

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此多因歸妹之爻撰出。

子曰。賜。汝獨不聞喪家之狗歟。既歛而槨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凌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欲以丘當之者也。丘何敢乎。見韓詩外傳。喪向讀作去聲。言無家也。此作平聲。乃有喪之家。既歛四句。不甚解。

今所在地下。得玉肫金狗之類。此皆古者以賂

外邦之奇貨也。見郭璞穆天子傳注。肫豚也。或
狔。今古玉器中玉狔最多。余所藏至四五枚。豈
卽璞所言歟。

馬實與山陽王暢定好。臨別。執暢手訣曰。太上
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邳隆之世。免磚瓦之姿。
託爲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爲空生徒死之物。
穢天地之間。見後漢書。按弄瓦之瓦。紡磚也。故
曰磚瓦之姿。

皇甫玉抹眼。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

于任城曰。至丞相于常山長廣曰。亦貴。至石動
桶曰。此弄癡人。至一供饌曰。止得好飲食而已。
按揣骨術。今尚有傳者。抹眼則古今所無。此必
別有幻術。以抹眼爲名耳。

李子田曰。俗云。姨。娘。懷。裡。聞。得。娘。香。此語甚俚。
然元裕之哭姨母西君詩。竹馬青衫小小郎。阿
姨懷袖阿娘香。則其語亦遠矣。諺云。有麝自然
香。何用當風立。不知何出。川老解離慾阿羅漢
云。蚌腹隱明珠。石中藏碧玉。有麝自然香。何用

當風立意或出此

李子田曰。古人贈送人詩。有與其人。一不相關者。蓋其意起於彼。故其全章喻義屬彼。卽謂贈彼矣。李白贈任城盧主簿云。海鳥知天風。竄身魯門東。臨觴不能飲。矯翼思凌空。鐘鼓不爲樂。烟霜誰與同。歸飛未忍去。流淚謝鴛鴻。此有一字。明及盧主簿耶。今人諛人家世科第爵秩。子孫事功寵遇。班班咸具。焉猶恐其時遺也。何論古法哉。古人爲人題物。亦不盡粘着其人。如宋

之問題張老松樹云歲晚東巖下周顧何悽惻
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中有喬松樹使我長
嘆息百尺無寸枝一生自孤直若今人爲之必
句句諛人詩何得古耶

艾千子曰今人謂宋之大家未能超津筏而上
又謂歐曾蘇王之上有左氏司馬氏不當舍本
而求末夫今人不爲左氏司馬氏則已若求其
爲左氏司馬氏則舍歐曾諸大家何所由乎夫
秦漢去今遠矣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里

俗皆與今殊存其文以見于吾文獨能存其神氣耳。役秦漢之神氣而御之者舍歐韓奚由譬之于山。秦漢則逢山絕島也。去今既遠猶之有大海隔之也。則必借舟楫焉。而後能至。夫韓歐者吾世之文所由以至于秦漢之舟楫也。由韓歐而能至于秦漢者無他。韓歐得其神氣而御之耳。若僅取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里俗而沾沾焉。遂以爲秦漢。則今人之所極賞於元美于鱗者耳。余方由韓歐以師秦漢。今人乃謂

不當舍秦漢而求韓歐。余方以得秦漢之神氣者尊韓歐。而今人乃以竊秦漢之句字者尊王李。不亦左乎。今人曰。舍舟不登。而取舟中之一艦一艚。濡裳而泳之。曰。吾不藉津筏而舟渡也。不可也。以爲藉韓歐而至史漢。猶之乎一艦一艚也。是不然。我旣得其神而御之矣。又何津筏之有。昌黎摹史遷。尚有形迹。吾姑不論。試取歐陽公碑誌之文。及五代史論贊讀之。其於太史公。蓋得其風度于短長肥瘠之外矣。猶當謂之。

有迹乎。猶謂之不能徑渡乎。若乃竊史漢之句。字。自。以。爲。史。漢。在。是。矣。是。今。之。王。李。乃。所。謂。一。艦。一。艦。舟。中。之。一。物。耳。又曰。今人以宋文好新而法亡。好易而失雅。夫文之法最嚴。孰過于歐。曾。蘇。王。者。荆。川。有。言。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于。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余。嘗。三。復。以。爲。至。言。然。余。極。推。宋。大。家。之。文。

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大家之文亦因其過於
尺寸銖兩毫釐不失乎法視史漢風神如天衣
無縫爲稍差者以其法太嚴耳宋之文由乎法
而不至于有迹而太嚴者歐陽子也故嘗推爲
宋之第一人予方以法太嚴稍病宋人而今人
謂其無法不亦可笑乎若乃王李之文徒見夫
漢以前之文似於無法也竊而效之決裂以爲
體餽釘以爲詞盡去自宋以來開闔首尾經緯
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窘澁浮蕩之文其

氣離而不屬其意卑其語澁乃真無法之至者而今人以爲有法可乎 又曰今人每引李于鱗之言曰宋人憚于脩詞理勝相掩以爲宋文好易之証然余則曰孔子云詞達而已矣未聞辭之礙氣也辭之礙氣爲東漢以後駢麗整齊之句言耳彼以句字爲辭而不知古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首尾結撰而通謂之辭非如今人之以矜句飾字爲辭也故曰辭尚體要則章旨之謂也 又曰夫今之論文者譬之論水不

必論瞿塘不必論金焦當論其有源耳江水惟
有源故至瞿塘而能險激至金焦而能洄洑至
海而能汪洋浩渺魚龍百怪學之有源者何不
可之有自北地濟南之文出學者束書不觀止
取左國史漢句字名物編類分門率爾成篇套
格套辭浮華滿紙如今市肆賣壽軸祭文文字
者此其文難耶易耶與水爭勢順流耶逆流耶
使其勢難其文奇則不應無限代筆秀才供應
衙門皆能效之也獻吉于鱗元美譬則兒童也

羣從而嬉甚樂也。父師督責之，以詩書則蹙額相向，何則？束于法也。彼謂宋人首尾開闔，抑揚錯綜之嚴而不能爲也。又曰：今人痛詆當代之推宋人者，如荆川、震川、遵岩三君子，嗟夫！古文至嘉隆之間，壞亂極矣。三君子當其時，天下之言不歸王，則歸李，而三君子寂寞著書，傲然不屑受其極口醜詆，不少易志。古文一綫得留，天壤使後生尚知讀書者，三君子之力也。今人無故而苛求之，其文縱不能如韓如歐，乃遂不如。

王李受今人一盼耶。又曰子曰脩辭立其誠。未聞以浮華爲誠也。又曰詞達而已矣。未聞以臃腫駢麗爲達也。書之言曰辭尚體要有體有要則今日章旨結撰之謂而非以餽釘剝竊句字爲體要也。蓋古人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通篇首尾開闔而言非以一黃一白一朱一黑儷字駢音而謂之辭也。如此則古今文章何必司馬遷劉向何必昌黎永叔只一六朝人可謂辭華之極矣。卽如太史公文譬之神龍行天雷。

電恍惚而風雨驟至百昌萬物承其汪濊皆各有生動妍澤之意此豈可以句字求之今試取史記去其所載尚書左國及屈原長卿騷賦之文而獨取太史公所自爲贊論序略者讀之其句字可謂樸質無華矣太史公豈不能效易效書效詩效三傳而爲之乎無他時代各有所至效昔人而贅其句字未有不相率歸于浮華者每見六朝及近代王李崇飾句字者輒覺其俚讀史記及昌黎永叔古質典重之文則輒覺其

雅然後知浮華與古質則俚雅之辨也。百物朝夕所見者人不注視也。則今日獻吉于鱗元美。剽竊成風之謂也。用功深者收名也。遠不爲當時所共怪。則必無後世之傳。則韓歐大家與今日有志斯道力排陳言不爲浮華補綴之謂也。蓋所謂陳言所謂浮華者韓則指晉魏齊梁而言。歐則指唐季五代而言。今日之君子則指王李而言。其爲憂憂乎陳言之務去一也。其爲用功深爲當世所共怪一也。其推尊司馬遷劉向

賈誼董仲舒者得其雄深渾健古質而幽遠非若王李之推司馬遷劉向得其皮毛剽竊塗抹使十歲豎子皆能贅其詞竊其字而遂謂之脩辭也。又曰今之時以碑銘序記傳爲古文對八股時藝而言耳。古人未有八股時文所稱古文者安在。如以碑銘序記爲古則韓歐有之。王楊盧駱輩皆有之。歐陽公得舊本韓文乃始知爲古文。其序蘇子美曰子美之齒少于余而余學古文乃在其後。蓋昔人以東漢末至唐初偶

排摘裂填事粉澤宜麗整齊之文爲時文而反是者爲古文譬之古物器其艷質必不如今此古文之所爲名也若以辭華爲古則韓之先爲六朝歐公之先有五代皆稱古文矣今之王李其文無法其句甚鮮其寃也甚腐吾嘗取其稿觀之掩卷而觀其題輒能測其中所用官名所用地志所起所收若何什不爽一後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鮮華濃

麗絢爛奪目細按之一腐套耳韓歐復生憂憂
乎陳言之務去必自王李兩人始 又曰古文
一道自史記後東漢人敗之六朝人又大敗之
至韓柳而振至歐曾蘇王而大振其不能盡如
史記者勢也然文至宋而體備至宋而法嚴至
宋而本末源流遂能與聖賢合恐太史公復生
不能不撫掌稱快至元與明初而有振有不振
至嘉隆之王李而大敗得震川荆川遵巖救之
而稍振○近日論古文詞者當以艾天傭爲正

余賴古堂文選備錄江右諸君子之作爲後人式。惜乎書成而未及序次。輒被人言。遂復中置。今副墨雖存。恐後未能編定矣。爲之一慨。繁濃不如簡澹。直肆不如微婉。重而濁不如輕而清實。而晦不如虛。而明。陳後村之言。詩家不易之論也。

坡公云。余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柰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

况真個是汴人劉酒，無名字，惟嗜酒，人卽以酒呼之，已亦以自名。能畫人物，亦張平山之流，賣畫得錢，則與酒家住林宗張先生宅旁。余見之，凡七年，無夕不醉。臥則鼾聲如雷，醉中作畫，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常乞余顏其草堂。余取坡公語題曰：略似菴，以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爲聯。酒得之殊自喜。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家富圖集，殆將萬卷。成婚之後，頗亦游其書齋。旣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

盜盡曾不知覺。崔遽令檢之。玠叩腹曰：已藏之。經筭矣。往予于翁婿文中用叩腹字，或疑是坦腹之誤，蓋未知玠事也。

真誥載古帝王聖賢多爲仙，惟祖龍劉季至今在地下爲某官，其說以爲英雄多殺，永不得仙。近人作太清夢，其指雖荒唐，意實源于此。

葉小鸞字瓊章，工部郎中葉紹袁仲韶之女。四歲能誦楚辭，十歲與其母初寒夜坐，母云：桂寒清露濕，卽應曰：楓冷亂紅凋。咸喜其敏捷，不知

其爲天徵也。年十七，字崑山張氏，將行而卒。吳門有神降于乩，自言天台泐子，智者大師之弟子，轉女人身墮度者，攝入無葉堂中，教修四儀。審諦，往生西方。小鸞，月府侍書女也。本名寒簧，今復名葉小鸞矣。俄而招瓊章至，瓊來賦詩，與家人酬對甚悉。泐師演說無明緣行，生老病苦。因緣瓊曰：願從大師受記。師云：旣願皈依，必須受戒。凡授戒者，必先審戒。我當一一審汝。汝仙子曾犯殺否？女對曰：曾犯。師問如何？女曰：曾呼。

小玉除花虱也。遣輕紈壞蝶衣。曾犯盜否。女曰。曾犯。不知新綠誰家樹。怪底清簫何處聲。曾犯。淫否。女曰。曾犯。晚鏡偷窺眉曲曲。春裙親繡鳥。雙雙。師又審四口惡業。問曾妄言否。女曰。曾犯。自謂生前歡喜地。詭云今坐辯才天。曾綺語否。女曰。曾犯。團香製就夫人字。鏤雪裝成幼婦詞。曾兩舌否。女曰。曾犯。對月意添愁。喜句拈花評。出短長。謠曾惡口否。女曰。曾犯。生怕簾開說燕子。爲憐花謝罵東風。師又審意三惡業。曾犯貪。

否女云曾犯經營。網帙成于軸。辛苦鶯花滿一庭。曾犯嗔否女云曾犯怪。他道蘊敲枯硯薄。彼崔徽撲玉釵。曾犯癡否女云曾犯勉。棄珠環。叔漢玉。戲招粉盒。葬花魂。師大讚曰。此六朝以下。溫李諸公。血竭髯。矜詫累日者。子於受戒一刻。隨口而答。那得不哭殺阿翁也。然則子固一綺語罪耳。遂予之戒。名曰智斷。此事甚荒唐。子不敢信。特愛其句之纏麗。附存於此。葉夫人宜脩。字宛君。生三女。長曰統統。次曰蕙綢。幼卽小。

鷲葉公彙爲午夢堂十集行于世

宋上饒葉君宗與劉後村談命謂後村之命火
炎而水少太怏傷和太察生疑又曰宜清心以
養神息怒以養腎此命郎中也近日挾太素脉
游於公卿者其法以心脉爲君肝脉爲臣君臣
相應者爲貴脉又以左右各三部每部分爲十
年十年之中分作七十二至以定人秩之崇卑
命之壽夭陞遷降調之遲速有診父脉而悉子
之休咎有診子脉而知父之死生如智緣爲王

荆公診脉而知元澤登第之類。此醫日者也。其言亦皆成理。究其實百無一二驗。後村所謂諛諛以求悅揣摩以侍中千古一轍也。

劉後邨跋表弟方遇詩。世所以寶貴古器物者。非直以其古也。余嘗見人家藏槃匱鼎洗之屬。凡出于周漢以前者。其質極輕。其範鑄極精。其藝識極高。簡其模擬物象。殆類神鬼所爲。此其所以爲貴也。苟質範無取。款識不合。徒取其風日剝裂苔蘚模糊者。而寶貴之。是土鼓瓦釜得。

與清廟鐘磬並陳也。此論甚當。余鄉前輩有剿襲歷下爲古文詞者。後生翕然稱之。一日舉正張林宗先生。謂其博大高古。非今人所有。先生笑曰。相國寺前雙狻猊。真博真大真高真古。然只好看寺門耳。此外何所用之。此言雖戲。正與後邨之議同。

坡公云。司馬長卿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氣。近時學者作拉雜變。便自謂長卿。長卿固不汝嗔。但恐覽者瞶睡落床。難以凌雲。

耳子謂拉雜變好對諍咄符

坡公舊遊陳州、近城可遊觀者無不至、柳湖旁有丘、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濠水注嚙其趾、見其中鐵錮之、又有寺曰厄臺、云孔子厄于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不可信、或曰東漢陳愍王寵教弩臺、以控扼黃巾者、斯說爲近之、○余巳卯在陳州、過厄臺寺、見臺上祀先師並四科弟子、皆塑像、不知始自何時、嘉靖時以木主易像、獨此地尚存、以當時令只及學宮也、城東

北隅水中相傳有陳胡公墓以鏡繩繫鏡棺水漲與俱浮水涸與俱下訛傳耳實無所見也人緣鐵錮之說遂誤謂鐵繫云柳湖亦名西湖湖中亭至今名子由

阮太冲王季重皆澗人俱生于都門張太保公爲璽卿時林宗先生侍養都門三公垂髻共硯席于演象所常合刻其詩文以行後太冲因皦生光之變移家尉氏時時過會城宿林宗先生長欄中子時讀書其地見兩公雄談竟夕如少

壯時太冲常呼張曰張仲爾。一生爲詩，惟得草
細吳門棹煙傷楚澤吟二語耳。張曰：跛君欲吾
稱爾潮回遠嶼青，日簌驚濤紫。耶太冲晚年足
不良於行，故張以跛君戲之。未幾阮沒于賊，張
沒于水，回憶長欄中兩白髮翁一燈對坐，縱橫
雅謔時，遂成隔世事矣。爲之黯然。

林宗先生三十外始就室，故得子最晚。汴有王
孫中泠者，與先生爲老友好，爲游戲詩，常贈張
太占，有須將事業繩乃祖，切莫疎狂學令尊之

句聞者捧腹。太占先生長子也。亦沒于水。
王季重過汴上。語林宗先生。人生幾何時。吾家
園手種千株松。今謾謾作壽聲矣。先生曰。如此
尚戀戀十丈軟紅塵耶。季重蹙額曰。膝有八兒
子。強顏爲此輩出。不則饑死矣。先生曰。何不食
千株松。季重匿笑去。

林宗先生與汝南秦京尉氏阮太冲。世所稱中
州三先生也。京以薦徵赴都。過會城。先生送以
詩。聖主憂時重野賢。豈無科目在從前。弓旌不

言景
三
爲光垂拱，纓紉惟應解。倒懸身隱六朝，今出矣。
車脂千里肯徒然。古人合有彈冠事，我輩相知
六十年。雖慙然相勉，亦微諷其暮年之出也。京
得詩遂返汝城，陷抗賊死。

賊寇盤據吾豫十餘年，阮太冲憤兵驕將懦，作
女雲臺二卷以譏之。記中雜取古女子婦人，建
義旗滅盜賊諸事，多至數十百人，一時傳之。先
生詩，余旣爲刻之，維揚詰戎踐墨，談兵事竹居
王孫爲之鐫行，世尚有傳者。獨林宗先生詩文。

皆沒于水中。予所鑄詩，百分之一耳。然太冲古文甚多，亦焚于賊，惜哉。

吾梁有桃，肉脆而核離，土人直呼曰李。夢陽桃兒相傳，空同先生得之遠地，歸種之會城，遂有此種。此桃亦附先生千古矣。物以人重如此。

李三隨，字無塵，一字居貞，汴曲中人，能爲詩，畫蘭有逸氣。林宗太冲諸先生酒坐中，非此君弗權也。四方詞人之至者，咸願識無塵，與之唱酬。至今有道其姓字者，咸謂北之有李無塵如南。

之有馬湘君也。無塵詩如長欄酌月，新調從人。
翻水國古絃，不敢按中州合歡樓。春集花底飲，
襟依鶴步歌中住。拍讓鶯啼，譏窄衣不識曹衣。
真出水，任他吳帶自當風。聽小紅箏歌未是，周
郎獨顧，誤聲聲合拍也。回眸七夕，分得王子喬。
返緜氏山，白鶴乘來巖際望。神仙亦有故園情。
陶菴夜坐，杯沉雙影，寂雨壓一燈深。哭張烈女，
自嫌我有淚，敢謂世無人。皆楚楚有致，予舊藏
其稿。壬午無塵同此稿，俱沒于水矣。惜哉。

陳止齋題司馬溫公遺玉壘聘君詩後熙寧元
豐間天下學士大人稱溫公必曰老先生今見
公所遺玉壘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之爲
人可知也老先生三字昔人意非公不足當之
者至公以此稱人而後之見者遂緣此而定其
人之生平則稱謂所關詎不重哉世風日下諂
諛交承平交等輩無不互作此稱矣余常以丈
丈書人筴致其人終身切齒吁可慨也夫

宋嘉泰癸亥越人掘地得古碑乃晉興寧三年

乙丑歲王獻之保母李意如墳志也云善爲文能草書周益公曰王謝奴婢定小異耳

徽人閔景賢字士行常刻快書前後百種猶是何偉然吳從先之惡習皆不足觀獨所輯有明三百年布衣之詩二尺許顏曰布衣權搜羅最廣中頗有幽隱之士未有聲稱于世者士行應予鄉上雒郡王之聘己卯過予賴古堂出此書相訂意欲予爲之鐫行會予赴北海不果後聞士行與此集俱在汴水滔天中矣快書最惡濫

最行世。布衣權尚足。闡發幽隱。有益風雅。獨不
得行。真布衣之厄也。或曰。布衣權猶有副本。在
紫淀老人張文寺家。文寺歸道山。此書不知所
歸矣。

予在維揚。既集露筋祠。諸詩文合鐫之。然土人
多稱爲露涇。酉陽雜俎續集載。江淮間有驛。俗
呼露筋。常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咕噉血滴
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記。自邵伯埭三十
六里至鹿筋。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食。

至。曉。見。筋。因。以。爲。名。皆。不。以。爲。貞。女。事。余。以。事。可。以。風。卽。以。爲。貞。女。事。無。傷。也。

王荆公所賜玉帶濶十四指號玉抱肚今曲名中有玉抱肚他書未載獨見於此耳

撫州紫府觀真武殿像設有六丁六甲神六丁皆爲女子像見老學菴筆記甲爲陽木丁爲陰火女像之義或取諸此

聞人爲予言鷓鴣棲止各有定阜相侵則鬪弗止採者置罔網中鷓鴣聞罔聲以爲據其地也

急歸謀與之鬪。自陷于網。爲人獲矣。舊傳鷓鴣
飛必向日。飛數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于窠中
不復起。十二月十二起。逐者云信然。

柳陳父名應芳。海門人。僑居金陵。住城南之杏
花村。近瓦官寺。爲人和睦。美髯鬚。修容止。衡門
兩版。非力不食。往還惟曹能始。林茂之。三四人
他無所詣。作詩不輕出語。每行街市。低頭沉吟。
悠悠忽忽。觸人肩面。不自覺也。嘗語人。作一律
詩。必冥魂數十番。方爲意愜。其矜慎如此。無子。

一女適程君慎先于歸日以所刻詩板爲奩具時謂愈于昔人繫羊牽犬也陳父死慎先爲之葬慎先之女爲予嫂予幼時尚從程氏印其詩慎先死家中落近詢其副墨久佐爨中薪矣虞山先生選列朝詩予以舊藏陳父詩四卷歸之先生曰廣陵詩人前輩有盛名推陸無從沿染七子流風不克自拔陳父名不及之篇什亦寡與會清發剪刻常言自可使無從却步自先生此論出陳父之名益重于時白下談詩者亦皆

以先生之言爲公允云。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後人不知是何器。按不因風水自運，則非陸行可知。楊么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似是此類。惜其法不傳，今閩中戰艘，尚有名水車者，然名存實亡矣。

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于妹嬉，好彼琬琰，注作婉順阿意，不必言美玉是也。蓋好色又好珍貨耳。岷山二女刻玉之說，

因欲合玉與女承上迷惑之文耳。安足信哉。極而言之。孟氏五就不無順俗。而三年反報。聖如阿衡。竟如後世之細作矣。此等妄言。當痛芟之。一行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脩曆人陳元昇亦善算術。嘆曰。古人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爲不可得而知也。今以丈尺之術而測天地之大。豈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則天地豈得爲大耶。見唐世說。談天者古今盡在夢中。陳元昇數言可醒。

李子田曰北魏書釋老志曰元象元年秋詔曰
城中舊寺及宅皆有定帳今人出入之籍曰帳
目始此。

杜鎬廣博爲龍圖閣學士真宗一日問積食原
于何代鎬對曰漢景帝爲太子文帝鍾愛旣居
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必料差殊乃命大
官每具兩擔積以一賜之此其始也見王君玉
談苑太子積食人罕用之。

舊制文臣丁憂起復必先授武官蓋用墨纒從

戎之義示不得已也。故富鄭公以宰相丁憂起復。初授冠軍大將軍。餘官多授雲麾將軍。近歲起復者直授故官。見却掃篇。按奪情非禮。改授武職。尚有顧惜名教之意。然總非盛世所宜也。又古以奪情爲起復。今槩以稱服闋矣。

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于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禪理。覲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作語錄。頂香冠。三教

各得其鑽之大者，此外紛紛鑽不可勝計矣。

米元章一帖曰：草不可妄學，黃庭堅而魯直集中有答僧書云：米元章書，公自鑒其如何，不必同蘇翰林元論也。乃知二公書素不相可如此，見却掃篇。

醫書中有天地國脉日氣趨東南文章太盛，是亦天地一病見偶然錄。

李太白詩昔作芙蓉花，今爲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按陶弘景仙方注曰：斷腸草不

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花見冷齋夜話不讀此
視作兩物

欸乃音奧靄冷齋夜話洪駒父曰柳子厚勢靄
一聲山水綠勢音奧而世俗乃分勢爲二字誤
矣

唐武閏月定四時詩進士杜周士詩得閏因真
歲吾君敬授時體元成夏道推曆法堯咨直取
歸餘外非如再失欺葭灰初變律斗柄正當寅
寒暑功前定春秋氣可推更憐幽谷羽鳴躍尚

須期。又樂伸詩。聖代承堯曆。恒將閏正時。六句
餘可借。四序應如期。分至寧憊素。盈虧信不欺。
斗杓重指早。灰琯再推寅。義氏兼和氏。行之又
則之。願言符大化。永永作元龜。按寅卯二字支
韻真韻皆收。注亦皆同。按寅卯之寅本支韻。當
讀作移音。而同寅寅畏讀如銀。在真韻者是借
用。或形有少別。今不可知。竟讀寅卯之移爲寅
協之寅非也。唐科試最嚴出韻。觀二進士詩可
見。

金鄉焦氏山北有漢司隸校尉曾峻冢前有石
祠堂中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
子孔子七十二人形象記之見戴延之西征記
京師有晏公祠正德中晏常侍所立也過澗石
橋過橋石門曰道統門石殿三楹像皆石上像
三皇五帝三王左像周召孔孟諸聖賢右像周
程張朱諸大儒壁五石龕一龕標一經名維以
藏其經殿外一石亭亭壁列鐘簋干戚錢鏹弁
裳之屬一如五經以便治是經者左龍馬馬毛

旋五十五數具，一如河圖，右洛龜，龜甲四十五數具，一如洛書。東堂三楹，壁列忠臣龍逢以下，孝子曾閔以下，右圖，而左書其行事，以告觀者。凡石像石壁所形，勒渾然茂樸，中國古所製也。非漢以後西域像法，務金色爲好，務變相爲幻也。堂後累石爲洞，洞壁標先儒格言及詠道詩，幾性理之半，以待游者觀感省發。祠今居守者一僧也，仍于其私室，設彼教像，誦彼教文字焉。見帝京景物略，古今二祠甚正。

余深罷相居福州第中有荔枝初實絕大而美
名曰亮功紅亮功者深家御書閣名也今福州
西門內有棹楔曰亮功境云是深舊第

王廣津宮詞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
常勝常勝字平聲言勝于常日也婦人書牘中
用之爲宜男子似不宜用

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見
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文彩者則甘露凝重今軍
中露布或本于此子按凡露封者皆曰露布光

武以鮑昱爲司隸。惟當司徒露布。李雲傳乃露布上移副三府。魏景初詔司徒露布。咸使聞知。蜀建興詔丞相露布天下。王緘曳布固屬可笑。緯書之說多附會。楊升菴好引之。未足爲據也。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或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纔拈着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此言大是醒人。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初不言其爲何樹也。後漢應邵作漢

官儀始言爲松，蓋松栢在泰山之小天門，至邵時猶存，故知其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爲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蓋循襲不攷之過也。又漢書漢高紀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注公乘第八爵，管子述古封禪之君七十二人，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

十二人

蕭何與參不相能及病舉參自代參聞何卒告
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何蓋棺後一腔公忠被
參托出告千古古人真相知處卽在不相知之
中如此見偶然錄

滄洲山下出澄綠水其水流一百步亦謂之流
綠水金石終不沉沒見杜陽編有羽毛必沉之
弱水卽有金石不沉之綠水此水正當以強名
○職方外紀云翁加里亞有四水甚奇一從地

中噴出卽凝爲石。一冬月常流。至夏反合爲水。一以鐵投之便如泥。再鎔則爲精銅。一水色沉綠。凍則成石。永不復化。此皆極異。又不獨溺毛元韻。制角腐手而已。

岳亦齋云。康伯可順菴樂府。今麻沙尚有之。麻沙屬建陽縣。去書坊不二十里。建陽鑄書人皆在麻沙一帶。

季節見于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忌日不樂酒。

已未有禮雖服衰麻見于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辭所以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于有服輕矣見孔叢子孔氏論禮如此要非不衷程氏歌哭之爭何爲乎

按張華博物志亦稱鑄銅之工不復可得惟蜀地羗中時有解者由此言之斯妙久絕余謂不復能鑄銅者正當不能使利如霜雪光如雲霞陸斬犀兕水斷蛟龍豈復不能鑄銅爐鏡燈耶然今太極殿前兩大銅鏡卽周景王鑄也製作

精巧獨絕晚世今之作必不及古猶今之鏡不及古鏡今鐘不及古鐘矣右見江淹古銅劍讚古貴銅賤鐵歷有證據古銅刀銅鎗銅七余亦得數種至銅鏃則雒中以斗計矣今博物志中亦無此語

瑟瑟禮祈雨射柳之儀也見遼史